

现代思想论

● 「目」 吉田杰俊 著

● 卞崇道 王守华 王炳文 译

● 团结出版社



现代思想论

〔日〕 吉田杰俊 著

卞崇道 王守华 王炳文 译

团结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174号

现代思想論

—ブレモダン・モダン・ポストモダン批判—

著者 吉田傑俊

发行所 白石書店(東京)

1989年9月10日第1刷发行©

ISBN 4-7866-0226-4 C・3010

现代思想论

【日】 吉田杰俊 著

卞崇道 王守华 王炳文 译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3年9月(32开)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40千字 印张: 6.875

印数: 0-1000册

ISBN 7-80061-861-7/C・26

定价: 5.40元(平)

中文版序言

正当《现代思想论》中文版出版之际，作为著者，我想谈一下本书的宗旨和它在今天形势下的意义，以有助于中国读者们加深对它的理解。

始于1989年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无疑是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大事，迄今，其激剧变动的余波仍在持续。这次冲击性的事态，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当然也给思想带来巨大影响。譬如在西欧和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宣染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胜利”。然而，这种宣传是真实的吗？本书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主要是对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思想状况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在当时，社会主义崩溃这一事态也还难以预测。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胜利”之类的宣传是不真实的，从今天的视角看，本书不期而合的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之所以这样说，其理由如下：

第一、我在本书中分析了现代日本的思想状况，指出占居支配地位的思想讴歌表面上的繁荣，但它决非是“富足”，相反，它是包含着深刻矛盾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是一种反民主的、反规范的即非思想的反哲学的状态，尽可能具体地阐明，现代日本中作为传统的支配思想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知识分子肯定现实体制的议论，以及对于现实不是展开批判，而是展开观念性议论的哲学的动向和水

平。从整体上本书要说明的是，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思想状况，不外是动员了一切前现代思想、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以掩饰也濒临危机的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同时指出，这样的思想状况正如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乏其例。

第二、日本的这种思想状况所体现的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样态，更加普遍地反映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局限，那就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等于民主化。克服了前现代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确在产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主体性的人的形成等经济、政治、人的解放，亦即民主化的方向上也有进展。但是，这是在资本自身发展的必要界限内推进这种民主化的，它虽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却绝非充分条件。这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已处于“烂熟”境地的日本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譬如“泡沫”经济的破产、环境问题的深刻化、渎职政治以及家族、地区、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和人性的崩溃等，正在广泛而深刻地进行着。

这样，本书比较具体地阐明了现代日本的思想状况，证明在今天宣传资本主义的“胜利”决不是真实的。从另一方面看，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也是一个确凿的事实，本书自然没有直接涉及社会主义解体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解体问题，我在另一本著作《现代民主主义的思想》（1990年）中，是这样分析其解体的重要原因的，即和资本主义一样，这些国家的基本路线以生产力至上主义为基础，集中于经济的解放，轻视抑或反而限制政治的、人的解放的方向，亦即民主化的方向，因此，今天关于“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胜利”的喧嚣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这两种体制都被迫在拓展民主化的方向上，边制约边进行着现代化，这一观点是继承了本书中关于现代化与民主化二者相关性的论点。我由衷地期待着，本书对于正在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进行独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读者朋友们也能产生一定的意义和效益。

勿庸置疑，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在文化、思想上曾给日本以巨大的教示和影响，然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实施“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过程中，数度发动侵略亚洲的战争，夺走了无数中国国民的宝贵生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破坏。这一事实在历史中是决不能抹煞的，是现代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的责任。作为当代的唯物主义哲学研究者之一，我批判地考察日本近、现代思想，其动机之一，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进行重大的反省。从这一点来看，本书在中国出版，也是我最大的欣慰，这是我尤其要说的肺腑之言。

最后，谨向为把本书译成中文而付出辛劳的卞崇道先生、王守华先生、王炳文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前二位先生是我1987年在北京参加中华日本哲学学会的学术研讨会前后结识的，从那时起，在中国和日本我们多次重逢，进行亲切的交流，使我在学术上获益匪浅。我深切地期望，本书中文版的付梓，能在加深中日文化交流上起到一点作用，同时也能成为进一步加强我们自身的思想交流的新契机。

吉田杰俊

1993年2月于东京

序 言

本书旨在分析、阐明现代日本即80年代、特别是其后半期的思想状况。我认为，这个时期的思想，不论在日本，还是在外国，都象征性地集中体现了过渡的、激荡的这一现代特征。

如本书副题所示，我是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思想这一三重结构中，把握现代日本思想状况的，并分别对之加以批判性的探讨。也就是说，本书第一编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是与前现代思想、第二编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与现代思想、第三编的现代哲学的状况是与后现代思想分别对应的。

本书从整体上阐明了这三种思想作为现代日本的支配性思想，与现代社会结构和动向相呼应，三者组成重层结构，理性化的表现现代社会。假如总括地把握这样的思想状况的话，则要从根本上展开新的“现代超越”论。众所周知，所谓“现代超越”论，曾经在战前15年战争的旋涡中，把这场战争作为“圣战”辩护，并主张把明治以来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为目标的日本现代化破产的责任，转嫁到西欧现代社会上。而今的“现代超越”论的思想状况，也是以日本现代化业已实现，且超越了欧美之域这一主张为前提展开的。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现在的思想状况与80年代日本的政治动向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在此我想就构成当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诸思想的结构联系的现实背景，谈几点意见。

第一，必须确认的是，现代思想状况与80年代的政治，特别是与“中曾根政治”（始于1982年的五年间）的关联。推进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口号的“中曾根政治”的是“新国家主义”，该“新国家主义”在欲把战后初期的“民主化”和60年代所谓经济高速发展为轴心的“现代化”都包摄于国家之下这一意义上，也是一种“现代超越”论。它一方面依凭“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谋求彻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在军备、教育、思想上推进和增强国家控制。另外，它对外提倡西方阵营中“国际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对内强化大国主义的、排外主义的“国粹国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

应该说，这种现代政治中现代主义与前现代主义，拟制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二律背反的矛盾的展开，才是现代日本思想状况的土壤。也就是说，把现代政治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国家主义、国际国家与国粹国家的对立动向作为现代思想中的现代思想和前现代思想，而把整体上的“超越现代”的方向视为后现代思想。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代超越”论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有的一种普遍现象。哈贝马斯把当代西欧的“保守主义”把握为“反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思想的内在混合（Die Moderne-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in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1981）。这里的“前现代主义”是与前现代思想、“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思想、“反现代主义”是与后现代思想对应的。但是，哈贝马斯把打开西欧的这种思

想状况的方向置于尚未完成的“现代”的再生和复权。关于这一方向，本书观点是相对于“现代的超越”而主张“现代的扬弃”，两者的观点是不同的。

总之，不论在西欧，还是在日本，现代的基本问题显然都在于如何处理同“现代”的关系。我期待着，本书对于阐明现代、现代思想以及提出与之对应的方策，能有所助益。

著 者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序言.....	(1)

第 一 编

今天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前现代主义批判

一、象征性天皇制的“理念”和现实.....	(3)
1. 今天的天皇制	
——继承“历史”的方向	(3)
2. 战前天皇制理论的“理念”和现实.....	(9)
3. 战后象征性天皇制的种种形态及现实.....	(17)
4. 对象征性天皇制的结构和机能的一点看法.....	(26)
二、“国旗”、“国歌”问题与天皇制意识形态.....	(32)
1. “国旗”、“国歌”问题在今天的意义.....	(32)
2. 关于君主制的本质.....	(36)
3. 今天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机能.....	(39)

第 二 编

今天的知识分子——现代主义批判

一、战后“启蒙主义”的危机和再生问题	(47)
1. 战后“启蒙主义”的理念和特点.....	(50)

2. 对启蒙主义的反动及其转变…………… (55)

3. 启蒙主义的“堕落”和再生的方向…………… (61)

二、“从正义到礼仪”能作为现代的伦理吗？——关于

山崎正和《对文化开国论的挑战》的一点讨论…………… (68)

1. 《三醉人经纶问答》的现代意义…………… (70)

2. 《对文化开国的挑战》是怎样理解日本的？…………… (75)

3. 关于“伦理的空白”…………… (85)

第 三 编

“反哲学”的地平——后现代主义批判

一、“超越现代”的哲学诸问题

——“广松哲学”的批判性考察…………… (93)

1. 现代的思想状况与“广松哲学”…………… (93)

2. “广松哲学”的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性歪曲…………… (100)

3. “广松哲学”的问题

——以《存在与意义》为中心…………… (116)

4. 超越“现代超越”论…………… (140)

二、“反哲学”意识形态的企图与本质

——《新编岩波讲座·哲学》的思想立场…………… (153)

1. “反哲学”的企图与哲学的基本性格…………… (157)

2. “反哲学”的展开与本质…………… (169)

3. “反哲学”的基础与现代唯物论的方向…………… (187)

后 记…………… (205)

译后记…………… (207)

第 一 编

今天的天皇制意识形态

——前现代主义批判

一、象征性天皇制的 “理念”和现实

1. 今天的天皇制——继承“历史”的方向

女王大发雷霆，脸气得通红，像野兽似的瞪眼看着艾丽斯，以从未有过的高声叫喊“砍下这小子的头！斩！”

“别胡说！”艾丽斯斩钉截铁地大声回答。女王终于不作声了。

（《艾丽斯梦游奇境》）

今天，如果艾丽斯意外地来到日本，恐怕她会进一步发现“奇境”，因为在今天的日本，正复活着新的“现代神话”。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驾崩之日，日本自己遮断了时空，举国上下呈现了上演一幕“童话国”戏剧的样子。现代“童话国”脚本的作者是被称为政府的官方权力，而依靠充当强有力手段的个人权力，即依靠国民的自发性在国家舞台上演出了这场戏剧。自1988年9月天皇病情加重以来，以大规模的“签名”和“自慎”为序幕的这出天皇剧，在1月7、8日两天达到了高潮。

对于不少不失为饱含有艾丽斯那样正气的人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以超高速、广范围为特征的大众传播媒

介、电视、广播、报纸(这一天连体育报纸也成了“政治报纸”)、杂志,通篇累牍地赞扬已故天皇和欢迎新天皇。政府对省厅、地方自治机构、民间企业发出服丧(下半旗致哀、“歌舞音曲”自慎)的命令,在年假后刚开学的学校里,进行默祷和校长谨述。7、8两天,体育比赛和剧场公演全部停止或延期,夜晚街上的霓虹灯全部关闭。其中有30多万人参加了签名。

以此舞台为背景,在深宫大院的一角,间不容发地在进行肃穆而神圣的“换代”喜剧。前天皇死后几个小时,就进行了把镜、剑、玉“三种神器”授予新天皇的“剑玺传承仪式”。根据天孙降临苇原国的神话,传承由皇祖天照大神授予天孙的“宝物”的仪式,标志新天皇的诞生,这种仪式恰恰实现了“现代的神话”。翌日,宣布“一世一元”的新年号“平成”自即日起实行,开始了包摄国民及其生活的新的“历史划分”。新天皇还召集国民代表,进行了“即位后的朝见仪式”,这不外乎是承袭了“臣下谒拜天皇”之旧仪。如此的皇位继承仪式要延续进行两年,以“大丧之礼”为中心的有关大丧仪式要继续整一年,以“大堂祭”为中心的即位仪式又要继续一年。

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式,虽然是“遵循宪法之旨趣,尊重传统进行的方针”(宫内厅),同时,也是作为重要的“国家行事”进行的仪式,今后仍将继续进行。战后新宪法制定以后,固定下来已有40多年的国民主权,仿佛在一夜之间消除了,这种以天皇换代仪式为中心的强烈的天皇主义宣传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我们很容易清楚地看到认为没有隔断“历史”继承方向,圆满完成皇位传承的政治统治

层的危机感。以“传统”作为唯一保证的天皇的“权威”，即使已经披着神秘的衣装也还必须继承，所以只能依靠上述的形式达成。

这里，成为问题的大概是现代天皇制的真正地位和具体做法吧！在被夸大了的神秘化、神格化的仪式里，现代日本政治统治者真正图谋的天皇制实质到底是什么呢？对于“传统”的主要分歧（危机）集中反映于天皇的“换代”问题上。那么，如何认识这种危机？如何提供“换代”的方向呢？

无须说，新宪法是象征性天皇制，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从思想上来讨论这项规定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将在后面进行，但它和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里规定的“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有决定性的差异，这一点是非常清楚明白的。然而，在事实上就连昭和天皇自己也是既不能实践，又不能推翻这两条规定。连接此两条规定的唯是“朕与尔等国民间的纽带是依靠始终的互相信赖和敬爱来连结的，而不是依靠单纯的神话和传统产生的”《人间宣言》（1946年）。

那么，如何总结处于前后两种绝对矛盾地位的昭和天皇及其时代呢？对新天皇的“期待”又应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其基调是1989年1月7日发表的《首相谨述》。在这个谨述里，赞美昭和天皇首先是“在出于无奈而爆发的战争中，不忍看到苦于战祸的国民的情境，而不顾自己痛下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的富于慈爱的和平主义者，并且赞美其精神性的领导作用，说他“在日本国宪法之下，以实现和平与民主

主义为目标，依靠国民坚持不懈的努力而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备受国际社会的重视”，“他的存在是日本国的象征，国民统一的象征。”谨述还希望“怀有皇室与国民共同前进心愿”的新天皇，“自这次即位起，连结皇室与国民的敬爱和信赖的纽带日益加强牢固”。

各种有影响报纸的论调，也几乎千遍一律地是上述基调的展开。即在评价已故天皇的“昭和”时代时说，天皇“最初的近20年是作为现人神，后来的40多年是作为国民统一的象征而渡过的，的确是‘一身经二世’的激动的生涯。……（战败以后）奇迹般地渡过了天皇制的危机，……是美方察觉到国民对天皇传统的敬畏、亲爱之心念，使它在重建日本中起作用。这种想法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若废除天皇制，结果则不同了，战败以后的混乱会加速，恢复会推迟”（《朝日新闻》1月7日晚刊社论）。“到战前为止，天皇制在起着吸收西洋技术文明的坚定的国家社会基础的作用。……战后，日本从恢复向繁荣迈进时，在支撑其成长的社会里，或是在国民内心的深处，陛下不就是安定的象征吗？……如果那样，那么对于超越战前和战后的间断而连绵延续的天皇，与日本的社会和文化在深层次上紧密地相联相合，对于这一点，不能不重新加以深思”（《每日新闻》1月8日日刊社论）。很明显，这是赞扬横跨战前和战后的天皇制的“机能”，和强调天皇制与日本国民关系的论点。以这样的论旨为前提，对新天皇的期待可汇总为希望象征性天皇制固定化。根据1986年读卖新闻社的全国舆论调查表明，“对于天皇制，有72%的人回答‘原封不动保持现在的象征性天皇制为好’，要求废除天皇制及要求强化天皇地位和权力的只不过是极少数人。这表明象征性天